







細侯

緣深一見使心傾  
 墮奸謀豈肯盟  
 如花勝似俄不留  
 情  
 寔足鍾情

真主

財本流通故號承  
且施且費計良  
便真生幸得知  
心侶憐術何  
坊信口傳



湯公

回頭頓事記當年善  
惡分明在眼前只此  
性靈留一點慈航那  
得不垂憐

王貨郎

無端證索夜奔  
馳星：非：姑  
聽之一語驚  
心貨騎送  
此中情  
事費猜  
疑



牛眠吉壤在心田  
骨何能餘度延賴有  
與  
箇中賢妯不  
教暴露數年年



# 寶氏

蓄臂當時  
 強飾盟如何  
 委筆等塵鞋  
 奇性類修  
 恨不殺王查  
 恨不平

# 劉亮采

漫說前身與後身  
 南山有客竟通神  
 玉壺信不分明語  
 誰識佳兒是故人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六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呂湛恩 叔清 註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語 校字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于餘杭。偶步塵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為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託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千。攜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細語麝蘭香。新釐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玉細侯蹙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為觀聽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為也。四十畝。聊

風雅恬靜 其志可嘉 室有美人 閉戶相對 書聲織聲 街戶拈韻 千戶侯真 不不足也 特薄田半

頃破屋數椽者安所  
得如細侯  
其人而常  
相守耶

龜巖商錢  
神力大何  
事不可爲  
何惡不可  
作之清者  
其家必貧  
此齷齪商  
之所以能  
多所得美  
人也然婦  
人而願適  
商畢竟不  
清美而骨

作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則  
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是亦有情生曰。卿身價畧可幾多。曰。依媪貪志。何能盈也。  
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貲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

君能辦百金。過此卽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

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

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卽棄館南游。至則令以望。悞免官。僦居民舍。

宦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答弟子弟子

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以

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

慕細侯名。託媒於媪。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敬偵生耗。

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久錮之。罪案歸告媪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

確。媪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錦而

厭。梁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卓識正議且道路之言

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罪案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

朝夕哀哭。媪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



商本非其  
夫也彼非  
以鋼詭謀  
彼固吾仇  
也抱中兒  
則仇家子  
也殺之而  
歸滿應哀  
其忍而哀  
其情而哀

願隸籍卽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可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已也。然素念無郤。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媪。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定案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推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去得乾淨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刺見卷一

口占見卷三

銅盤杜甫詩

無復行雲夢楚王見卷五

落魄見卷五

見卷五

一嬌娜葉生

囹圄見卷一

偵見卷二

瘐死見卷十

措大見卷三

椎布見卷十

齷齪見卷五

昭雲見卷五

見卷五

見卷五

見卷五

見卷五

見卷五

珠兒見卷一

資斧見卷一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下邳擒關某備奔青州歸袁紹操使張遼說某降某謂遼

曰吾有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應上下人等不許到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

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操從之封爲漢壽亭侯夏四月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

關某先擊之某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初操壯某之爲人而察無留

意使遼以其情問之某嘆曰吾極曰吾極曰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

公乃去耳及斬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某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於紹軍○按細侯之

志節可取然一倡樓女耳以亭侯擬之喪矣且漢壽地名非漢之壽亭侯也見卷十四董公子

按細侯之

按細侯之

按細侯之

### 眞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灑如。問之。則眞生。咸陽儼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眞

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童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瓊取入壺，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

既知其貪，何以自炫其術。

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寃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

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咒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爲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搜之衣底，真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邴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爲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是仙人，豈不知賈某甯失信於朋友者哉。』真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買，乃俯掬半甕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甕磨砧，真變色。

得錢而不欲與人爭其  
人方可以欲  
得錢蓋錢  
者泉也泉  
以言乎其  
流通欲守  
財鹵欲滯  
塞有水亦  
惟疾之病  
火盜賊之  
而後可以  
望其流通  
耳

欲與爭而砧已化爲渾金反石於眞眞乃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這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尙視我爲守財鹵耶眞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眞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削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眞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甚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不敢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懽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卽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卽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未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薜荔爲末清水一瓊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已足用矣而又求贏餘是果貪心未淨也欲竊石而要之是謂富貴可妄加乎斥其喪心而移居遠去宜矣乃搜之不得者竟以無心得之或者福祿本其所應有者乎不作守財鹵功德便不可思量彼狐以出身甚微尙知自愛

奈何覩然人面敢妄作孽累而自愛不如狐

刺見卷一葉生

逆旅見卷二巧娘

玉卮無當

韓非子堂谿公見韓昭侯曰人主泄漏羣臣語猶一卮之！一！皇甫謐三都賦序一！一！雖寶何用按當去聲底也

抱真子

還帶

芝田裴錄度質狀渺小相者曰君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要津置于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還之後相

者曰君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鮑叔

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一賈分財利多自與一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口訣

岑參詩早年好金丹方士傳一！

守財

鹵

未詳○後漢馬援傳凡貨殖財產貴能施賑也否則一虜耳株累見卷五大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妄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甯帖一惡則懊懣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為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顛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薈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筇徨未知可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

知心之死  
最難堪之如  
許難堪之於  
狀慎勿死於  
得意時而  
心為惡而  
自以鼎中  
油煎心也

善薩大因力亦必因  
其有生不  
爲之生理  
瓶中之水  
多能爲天  
下之不誠  
正者而肉  
之骨之乎

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句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須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含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卽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携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七日矣。

人爲善時。其心之清靜安帖。固已卽爲惡之人。其始亦未有不懊懣煩燥者。特犒亡反復。夜氣無存。遂相安於自然耳。將死之時。心血來潮。必一一潮盡。而後得死清涼多。則雖死猶未死也。煩燥多則自家心下已過不去。況更有許多煩燥罪孽。令其消受耶。

彌留

見卷二  
蓮香

跏坐

見卷一  
瞳人語

文昌

見卷十  
梓潼令

宣聖

見卷十二  
司文郎

菩薩

見卷一  
瞳人語

螺髻

見卷一  
畫壁

莊嚴

法苑珠林三十六相微妙  
按言佛像之光彩也

金容滿月

梁簡文帝惟衛佛像銘  
灼灼

巍巍

一

湯公 王貨郎

一

一

一

一

一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贖債。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弟一証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阜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盡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出。阜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阜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阜思良久。卽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卽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阜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以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資斧

見卷一勞  
山道士

堪輿

沂州宋司郎君楚。家素尙堪輿。卽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爲父卜兆。聞有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

靈輿至歧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昇夫幾  
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  
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  
逝嫂與弟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  
修聘贄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闈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  
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弟弟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葬後三  
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鳥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癡矣况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  
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宛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卜窆窆所以安親耳但使不受風不受水不受蟲蟻且他日不爲城池不爲  
道路不爲溝渠足矣借此以求富貴久而不葬卽令其術果精然且不可况  
如宋兄弟者強作解人以親柩爲負氣之物竟致委而不葬卒之所云封侯  
拜相者徒貽笑於閨中何智出婦人下哉

宋司郎君楚

堪輿

范凌心篤茫茫一一俯仰無根一一天地總  
名也○孟康曰一一神名造輿宅書者也

青鳥

抱樸子黃帝相地  
則書一一之說注

一一彭祖弟子也○按黃帝時有一一子能相地理  
帝問之以制經又文獻通考秦有一一子著一一經

牛眠

晉書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一牛不知  
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岡見一一處其地若

葬位極人臣矣言訖不見  
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

宛若見卷十  
一霍女

### 寶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  
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廠。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踞  
踏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坐。主人始操篋。殷勤汜掃。既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  
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寶。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  
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兩歇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粟  
帛往酬。借此階進。自後常一過寶。時攜肴酒。相與流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  
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寶不在。坐良久。女  
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  
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曰。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  
始。瞰寶他出。卽過繾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帡幪之下。倘肯賜  
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偶。姑假  
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尙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  
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擄女。女以情告。且言



南要我矣。竇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立却不承。竇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闔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卽不念我甯。不念兒耶。闔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內。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質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竇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旣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來入門。便泪。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竇。竇發女冢。棺啓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餌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賂。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歸送夫家。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後耳。嫗草草逕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

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障首而眠亦謂是新入常態弗爲意日歛昏曹人不至始疑將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伴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本是貴倨凌人欺其農家女耳女感其言而要誓女誠無識而指矢天日以給之將誰欺欺天乎得其一言可以不死忍而不內致令抱兒坐僵始亂之終棄之且卒死之南要我一言我知其得請於帝矣如此負心郎當爲人所不齒既披髮抱子而示之夢猶貪其富而許其婚是大家自殺其女耳新婦自縊竇女失尸以替其家以播其迹離數年之間無敢字豈倚尸之恨遂可消乎新人自至竇女重來以姚孝廉之女尸作曹進士之女臥假途滅虢報冤者其爲厲實奇發塚見尸授首者其獲罪似枉而回思天日之誓與女不念我不念兒之言則喪其室家殄其後嗣斷其身首誰曰不宜

起筆質實  
而奇警又  
法是一樣文

汜掃

見卷四

筭

見卷一

桑中約

見卷三

陳雲棲

餅幪

揚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大厦之為一

也注在旁曰一在上曰一即今帳篷也

臨蓐

見卷三

三竹

青閣者

見卷六

閨人

見卷三

李十郎

見卷十

武孝廉

###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止曰在此山中閒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觀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欸厚劉云自蒙一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問輿居胡曰不敢諱實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為翁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敘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為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數已盡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公既長言詞敏諧絕類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 懷利仁

劉公亮采

字公嚴

歷城人

萬曆辛卯舉人

壬辰進士

授鹿邑知縣

軍民混雜糧稅

隱詭公能果正其籍

又善決疑獄

父沒去官補蘭陽

蘭陽常苦河患公

築堤修城教士恤民遷戶部主事乞歸築室靈巖以終老工詩善書畫通音律優游自得士大夫聞風多樂與之遊○按以上據歷城志又濟南府志云公係儒滑稽調笑怒罵皆成文章誠有如聊齋所云者因並錄

之數晨夕

陶潛詩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

### 餓鬼

馬永齊人爲人貪無賴家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囊衣百結鶉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還鄉大爲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爲善人始稍稍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爲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貲復置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顛上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加刑馬哀願爲先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強索貲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剗誣而控諸學官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生前爲學官生財已羨之矣不知費多少貲本才買得冠帶來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妾舉子叟知爲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泮後考試寓旅邸晝臥牀上見壁間悉糊舊藝視之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誌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餼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鷓鴣笑不則睫毛一寸長棱棱若不相識

以機食而為學  
官可為大才小用

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如治盜賊有訟士子者即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旬臃腫聾聵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狂生某剉茜根給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莊生寓言文心絕妙是一篇畜類序是一篇餓鬼序馬者驢也朱者猪也餓鬼其名不為市人所齒也不雅其業大為士類所口也其性情同其聲氣同其臭味同其生財同以攫食而桎梏以死冠帶而報之其報之乎其醜之也幸而止於學官其笑也不過鷓鴣縱反眼若不相識亦不過睫毛一寸耳不則充惡畜餓鬼之量不且攫盡斯人而食之哉

百結鶉

見卷二 張誠 搜神記——蟲似蟬而差大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

青蚨

凡市物用去旋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鷓鴣笑

稜

蕪城賦——霜氣 見卷三 曾友于 嬌娜

大令

見卷三 物色 見卷一

###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月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名初見之例應

其主名甚  
奇其實不  
足奇也凡  
居民以上  
居人而生  
者其肚之

虛較鬼非尤甚斷片  
所能壓矣  
為其前世  
是為父行  
而况為緩  
類以情動  
之亦以理  
格之也豈  
知繁整難  
盈亦所不  
命承耶不  
敢承三不  
取承三不  
極奇極真  
彼蓋實有  
所不敢而  
又不自知  
其何以遂  
不取也  
官吏侍從  
皆奇形怪  
狀欲攫人  
之能者見  
極能今駭  
各衙門如  
此者亦復  
不少特另  
面具付假  
面孔在外

割髀肉奇例。浼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更若

豐於賄者可贖也。賄是心頭肉無賄而僅割。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

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既是伊大父行誰。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解字

不甚宏廠。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

禮義廉恥。門面却是好看。歷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曰

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

已出。髻髮鮐背。若數百年人。氣象不雅觀。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是官。從一主

簿吏。虎首人身。是吏。又十餘人。列侍半。獍惡若山精。是侍者。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

極。欲却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與居。迎大父。生但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

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例者利也利之所。氣象

森凜。似不可入。一詞。可稱面若冰霜。生不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

行禮。送大父。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

徽纆中。一獍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嘩。欲噎生。少年負

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令止割。躊躇逆生。生忿

然已出。徧告市人。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

面充好人 耳告市人 偏是秀才 迂見然而 蒼蒼藍蔚 欲訴無由 憐慘世界 盡填虛肚 矣 憐其夙世 攻苦而暫 委之豈知 五日京兆 竟形同盜 筋耶惡骨 令生惡世 世不得發 迹前因之 今世因來 今受之矣 倚門賣有 者幾見情 好入腰囊 一飽即腹 腹不且相 目眩其相 對矣其不 死於牛鬼 者幾何說

輩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

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縮綫提鎚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

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人家憐此輩割人脾肉不復生矣今乃敢爾其去若善

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也鬼力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

端抽筋出亮白如絲較秀才股肉何如鬼王呼痛聲類斬豕較秀才大啤如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

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內一女子

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

才秀才曰君為僕來而今踽踽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

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為

具酒肴酒闌入帷懽愛殊濃切切訂婚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

貲奈何生頓念腰囊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攜得一文宜署券保歸

卽奉酬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頓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為質

嫗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直耳嗷嗷不滿與女俱入生慙移時猶冀女出展別

再訂前約久之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上化為牛鬼目睽睽相對

立是切切訂婚嫁者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歧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并無知其村名者

聊齋志異評註圖詠 卷十六 考弊司 七 中新書局藏版

徘徊塵肆間。歷兩昏曉。悽意含酸。飢腸雷鳴。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問曰。何尙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靦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爲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卽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去。生暴卒。三日而甦。言之歷歷。

刺刺見卷三

緩頰見卷八

大父見卷一

栲栳廣韻

柳器也。正字通。盛物器也。卽古之簍。屈竹爲之。按一作篲。篲。與篲同。噉聲變。

鬢髮鮎

背

禮雜記。燕則一。首注謂分一爲二。見卷三。品小情。

徽纆

易坎係用。按兩股曰徽。皆索名。見說文。

大嘯欲噉

噉與號同。噉聲變也。莊子庚桑楚兒。

子終日。嗥而噉。不噉和之至也。又集韻。楚人謂啼極無聲爲噉。

藍蔚

見卷六。羅

曲巷

見卷七

夜度娘見卷七

###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元妙。信宿將行。固挽之。留數日。適生以他故歸。僧囑早至。意將別生。雞鳴而往。叩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熒焉。疑其所作。潛窺之。僧趣裝矣。一瘦驢繫燈檠上。細審不類。眞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咻咻然。俄而裝成。啓戶牽出。生前尾之。山門外。故有大池。僧繫驢池樹。裸入水中。徧體掬濯。已著衣。牽驢入。亦濯之。旣而加裝。超乘。行絕駛。生始呼之。僧但遙拱致謝。語不及聞。而去亦遠矣。此王梅屋言之。



李其有人曾至其家見堂上一匾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蘭若

見卷一 畫壁

跌坐

見卷一 隱人語

緇黃

苑仲淹上執政書古者四民秦漢之下並及共六民矣○按一衣一冠謂僧道也

信宿

見卷一 嬌娜

趣裝

見卷一 嬌娜

超乘

見卷五 老饕

王梅屋

### 蔣太史

蔣太史超記前世為峨嵋僧數夢到故居菴前潭邊濯足為人篤嗜內典一嘗  
台宗雖早登禁林嘗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  
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峨嵋居伏虎寺示疾怛化自書偈云翛然猿鶴  
自來親老衲無端墮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  
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

### 附池北偶談一則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超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耽禪寂不茹葷酒祖母  
夢峨嵋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達之  
時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  
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嵋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云云久之乃  
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八入林翰二十餘載率山居

妙解真諦  
當頭捧喝

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嵋以癸丑正月卒於峨嵋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云云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狂誕不羈如此

**附注**

蔣琬字公琰湘鄉人從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至廣都怒琬衆事不理喚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臣非百里之才後爲尙書郎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嘗足食以給軍中亮卒以琬爲尙書令時元帥新喪遠近悚危琬舉止如平日由是衆漸服後封安陽亭侯卒諡曰恭

**蔣太史超**

字虎臣金壇人順治丁亥探花**峨嵋**名山記一一山在蜀嘉定州南**內典**北史蕭譽傳譽爲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

並行於世**台宗**

**秦郵**

揚州府志高郵州古邦溝秦始築臺置郵亭因名一一

**恒化**

莊子大宗師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

**邑人**

一一注一驚也斥其妻子遠避不當環泣以驚垂死之人使不得化也○按今多作物化用

**傷**

按釋氏詩詞爲一句**衲**

見卷一**傀儡**

見卷三**骷髏**見卷三嘉平公子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攝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猪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忽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逕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慘肉盡方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

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斤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碎割之慘令于生前受之自口述之鬼神或予以自新之路耶抑借其言以警世耶不然恐他時再割地獄中再無人証其片數斤數矣

凌遲

見卷五續黃梁

### 于中丞

有作爲之人何事不服其才大吾歎其心細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故密著之而屢出也又公爲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昇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爲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

道破亦復何奇然非虛心而公者何能明鑑若是

得無有劫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為死者雪恨。公叩關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人。皆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憤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為盜也。

于中丞成龍

中丞永寧人任黃州府知府為聖祖皇帝所深知數年中歷藩臬司使巡撫順天辛酉入見賚予甚厚上親製詩賜之有郊折王化始鎖鑰重臣膺之句尋擢兵部尚書

總督直隸江南江西諡清獻

高郵

見前將太史秦郵注

昇

見卷一嬌娜

炮烙

見卷五李伯言

勾欄

見卷三陳雲棲

瓜分

見卷四珊瑚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報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

晝爲炊夜  
溫足白頭  
相守窮骨  
子亦樂得  
用此長班

形容盡致  
先生皆閱  
屢備嘗之  
言

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報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已賞之矣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給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臥候尋他去矣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搥牀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媪晝爲汝炊夜爲汝溫足耳何處長班伺汝窮骨子女粲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班落帽尋至門後得一纓帽如瓊大共異之自笑曰昔人爲鬼擲揄吾今爲狐奚落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恫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猿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酣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

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碎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甯不啞然自笑哉顧得志之況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幻想所結得意齊來報馬長班無妨以不甚愛惜之虛名暫令措大醉中一快心耳乃欲出耀鄉里認假作真狐亦怒而去之矣纓帽如錢留與窮骨子自笑耳

名士

見卷二阿寶

措大

見卷三苗生

粲然

見卷一種梨

揶揄

見卷一勞山道士並葉生

奚落

嗒然

見卷一葉生

技癢

見卷

秀二任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選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聞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

二豎亦頗有謀畧

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將搏噬。爲所怒者。乃闔扉去。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爲戲耳。

少選

見卷一  
狐嫁女

豪強

見卷二  
魯公女

按劍

見卷十  
五大鼠

###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卽善飲者。不過數錢。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臥槽邊。縛其四股。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爲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爲祟。因以問之。答云。是卽我也。乙窺婦娣尤美。求狐攜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旣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襲常衣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貼巨符。畫蜿蜒如龍。狐懼。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退而去。乙逡巡近之。則真龍蟠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蓋覓一異域。僧爲之厭勝。授符先歸。僧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共觀之。乙亦雜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至門外。踣地化爲狐。四體猶著。

人也而甘  
爲狐行狐  
也而空著  
人衣矣

人衣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牽去。日給飲食。數日尋斃。

醉如泥

見卷四 黃英

中山

搜神記狄希——人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博物志劉元石於——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葬之酒

家計千日滿乃往視之云元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崇

見卷一 賈兒

厭勝

見卷十 一嫖娥

### 折獄二則

邑之西有崖莊。有賈者。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

費公禱社。令淄親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餘。尚在腰中。知非為財者也。已清緒拘

兩村鄰保。審實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撈掠。釋散歸。但命地約細察十日。一關白

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噪。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

桎梏加良民耶。仁人之言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一日以逋賦故。逮數

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即於腰中出銀袱。稟公驗視。公驗

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答五六里。公云去年被殺。賈某

係汝何人。答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語只如此其間有詞氣可審神。色可辨以詭變而得其情是可

意會而不。可言傳者周力辯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聒

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

之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為賈妻所遺。窺賈他



兩層道盡  
折獄者通  
病桑樹以  
烹老龜欲  
得民情者  
三復此言

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甯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刺萬字文周袱亦然是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籍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頓蹙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專待升堂時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

余每謂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關在也

此語親切有味然不外能好人能惡人兩能字

隨出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夫殺於途妻隔宿自經是明知其夫之被殺也且明知其夫之由己而死不可以自白不可以對天不可以鳴官萬不可以偷生而乃忍泣吞聲而死也銀袱在腰非爲財益可信不加良民以桎梏至仁也亦至明至健矣以銀袱

稱冤而復  
冤擊之且  
以死囚具  
禁制之深  
謀斷心  
有智珠胸  
有成竹人  
井有死汝  
恐未必汝  
夫使婦執  
言而後出  
此戒勿前  
之妙婦不  
敢近却立  
而號尸主  
顯如耶

而得正兇悉陳底裏人仰神明其言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夫惟隨處  
留心之官不多見此天下所以有未了之案而難遇神明之宰也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郤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權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

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

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智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

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

以狀報邑宰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智井一役緹

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臨民者將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冤苦公怒擊喙數十

擊數十妙曰確有証據尙叫屈耶不以爲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

尸主投狀此更合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爲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

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卽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

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此等處最公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

待得死者首卽招報令其抵償忽對真犯遂自獄中喚胡出訶曰明日不將頭至

當械折股忽喚假犯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穩真犯

其不說假話卽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開兇頭之路

疑使其不懼

謂信大刑一不托之而久果人報之令實成而大宜桑懼無陰貌將當  
仁識案一詞能出至遲知在是敢人報之令實成而大宜桑懼無陰貌將當  
人此已而妄置彼盤發情乎犯殺之即狀命已然首喜有使而耳

胡哀冤所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甲有何戚屬云但有堂叔一人  
公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爲生矣更穩婦乃哭即求憐憫公曰殺

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開之消案後速醮可也此語出力萬分頭已汝少婦  
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示人代覓使經宿即

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  
大非積歲不能得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前日認

已得此日報頭大案已成乃猶不肯邊信但有上臺檢駁止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兩籤  
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

婦者當堂鬪白既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今而後婦心安矣王五婚  
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

二人大駭力辯冤誣公曰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  
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賈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

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  
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

值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既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卽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方宰潘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而鷺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松實貽之也。悲夫。

果仁愛則無時無處而不用心，心之所在如鏡，高懸物來自照，而又衡其輕重，發以周詳，使之自投無可復遁，至罪人斯得傳爲美談，不知遲遲而發之，時費無限心思，費無限籌畫，伊古以來，豈有全不用心之神明哉。

賈禱社

字支嶠，鄆縣人。進士順治十五年宰淄川，以罪誤去。

勾欄

見卷三，陳雲棲。

肉鼓吹

國史補：僞蜀李匡遠性急，一日不用刑，則慘然不樂。喜聞捶撻之聲，曰：此一部。

旁午

見卷十，三王大。

雲板

宋史輿服志：登封鞞制簡素，止施雲板而已。

禍桑樹以烹老龜

異苑：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

舟龜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背，中聞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曰：煮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述龜樹共言，權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顛越見。

智井

見卷四，龍飛相公。

醮

見卷一，陸判。

敗絮

見卷五，續黃梁。

爲鈍

諸葛亮出師表：庶竭一攘除姦凶。

竟以不舞之鶴爲

而不能舞，故稱比之。

禽俠

大津某寺，鸛鳥巢於鴟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鸛鵲團翼時，輒出吞食。

鶴鳥中有  
志士有似  
仙人有白  
愧不如者  
矣

受一矢還  
一矢往來  
近郭何後  
兩年而固  
墜耶矢請  
無恙也請  
君入甕矣

淨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  
即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飛鳴哀  
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  
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擢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鶴從其  
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  
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復讎之計已決三  
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颯然而來一擊而去  
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鶴鳥過射之應弦而落喙中銜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  
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近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  
鶴過矢墮地卒拾視曰此矢固無恙哉耳適癢因以矢代搔忽大風摧門門  
驟闔觸矢貫腦尋死

鳴尾

分紀陳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皆置一○按一之說傳記紛紛不一對類總龜謂龍生九子一名  
嘲風好險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吻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螭吻形

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屋脊二說已有不同又按唐會要云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  
尾似鵠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厭火災蘇氏演義云漢武柏梁殿災上疏者曰蚩尾水之精也能

啣金贖婦  
果效雙飛  
或謂鳥亦  
猶人我云  
人不如鳥

避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乃作鴟字顏之推亦作鴟劉孝孫事始作蜚尾王子年拾遺記云蘇治水無功舜  
幽之於羽山乃自沉于羽淵化元魚後人於羽山下修元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  
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之——即是也王嘉晉人晉去漢未遠當時已作鴟字蘇氏  
之說恐未允也吳處厚青箱雜記亦曰海有虬魚似鴟噴浪則降雨今作像于宮殿脊厭火災即其制也

承塵劉熙釋名——施於上以——秦庭之哭左傳定四年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頃首而坐秦師乃

出妙手空空兒劍俠傳聶隱娘捨魏帥留劉昌裔軍中曰彼必使精兒來殺某及僕射是夜果至

蹤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鱗蟻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劉如言至  
三更果聞頂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狡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取其  
不中耳視其玉果有七首割處

### 鴻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  
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錠  
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  
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於生別離物亦然耶

強見卷五老饕悲莫悲於生別離楚詞少司命——兮生別離注謂妻子也

### 象

廣中有獵獸者挾矢入山偶臥憩息不覺沉眠被象來鼻攝而去自分必遭殘  
害未幾釋置大樹下頓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

視樹而俯視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卽以足踏象背攀援而升雖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間有狻猊來衆象皆伏狻猊擇一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獵者因望狻猊發一弩狻猊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獵者遂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算獵人下束治已象乃負送出山始返

知獵人能制狻猊而鼻攝而去頓首而求頤指而升伏身以待遂乃應弦飲羽取彼凶殘今之自戕其類擇肥而搏噬者到處有之有憐而拯之之人且殺身圖報而不惜豈第脫牙相送已哉

狻猊

廣韻——獅子屬

羶

見卷四五通

### 紫花和尚

諸城丁某野鶴公之孫也年少名士沉疴而死隔夜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元因遣人邀至使卽榻前講楞嚴每聽一節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良已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尙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今得追報君又欲活之耶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丁丁

學自前生  
醫藥罔效  
固以第既  
爲高僧何  
至與宦家  
侍兒結冤

紫花和尚

又何以遲  
至今世而  
乃追報耶

先作馮婦  
而扁其門  
曰善士在  
有意無意  
之間

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歎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尋卒後尋諸人果曾有  
紫花和尚高僧也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寃之所自結者

野鶴公

名耀光字西生貢生明待御少濱公子官容城教諭遷  
惠安知縣著有陸舫椒邱汪于歸山聽山等詩集行世

名士

見卷二

楞嚴

見卷二

岐黃

黃帝世紀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病又通鑑外紀黃帝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  
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注明堂人身明堂方醫方餌藥餌○蘇頌本草序警校——內經重定鍼文俞穴

青州董尚書

見卷十四  
董公子

某乙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為懼屢勸止之乙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  
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乃託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  
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和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  
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  
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龕後得乙問投  
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與共去至一巨第出栗梯  
爭踰垣入以乙遠至逕不熟俾伏牆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  
頃縋一篋下乙舉篋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揣取凡沉重物悉內一囊負之疾走  
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為子納粟邑令扁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寇



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曹有大寇某得重貲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垣入捉之索金某不與箠灼並施罄所有乃去某向人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恨盜投充馬捕捕邑寇殆盡獲曩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暗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劫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傴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壻家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所自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日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蹲踞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啓關荷杖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媪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燭汝奩妝悉在櫝中忘

扁鑄未也。聞少女作嬌情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臥櫝。啓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褰。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給之曰。再索之。乃閉櫝加鎖而去。乙在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炤櫝。聞媪云。誰已扁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嚙物聲。女曰。櫝中有鼠。媪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扁啓櫝。乙突出。女驚仆。乙拔關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爲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挺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之。

梁上君子

見卷四  
申氏

貧窶

見卷二  
嬰寧

納粟

見卷一  
葉生

炮烙

見卷四  
李白言

傴僂

見卷二  
張誠

無長物

見卷五  
續黃梁

扁鑄

見卷六  
田七郎

暗中摸索

見卷九  
天宮

逆旅

見卷二  
巧娘

醜狐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又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牀無裊褥。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軟帛。作臥具。餘者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

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卽市帛爲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爲之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遂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必有所遺。年餘。屋廬修潔。內外皆衣文繡。居然素封。女賂遺漸少。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畫符於門。女來嚙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我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意旣絕。受於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懼。以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則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窗釜甑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畏聳。俄見女抱一物入。貓首獮尾。置牀前。嗾之曰。嘻嘻。可嚙。奸人足物。卽齧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少動。物嚙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珠鈿衣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嚙。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牀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十日復來。乃貨婢鬻產。以盈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適近村于氏。于業農。家中不中貲。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所衣華

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於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生。反身逕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子睹其來，拜參之。遙祝曰：父卽去世，兒輩皆若子，縱不撫卹，何忍坐令貧耶？女去，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旣受其德，鬼物不可負也。旣貴而殺趙孟，則賢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則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歟？傷哉貪人，卒反殘害。

明知其狐，而又厭其醜，乃見金而悅，從之鄙矣。卑矣！借以贍其身家，復因其賂遺不繼，而遂驅之母，乃愚而詐乎？獨不思以彼禦窮而不念昔者，狐肯甘心詒肆，而僅撫躬自悼乎？嚙指有聲，此等奸人，只合付之貓狗耳。喪其二指，祇足抵二載衣食之資，貨婢鬻產，而猶是當年適落，從一場笑話耳。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穆生之謂乎？

素封

見卷一  
種梨

家中中貲

見卷二  
酒友

納粟

見卷一  
葉生

錢卜巫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狼籍滿地，人以其肥重。

盈虛消息 天道之常 得失憂虞 人事所召 未有不角 太尉而角 爲慕此相 者莊僧不 天下一人 無一失萬 暴殄天物 致上凍餒 怒而死亦 以死亦其 宜也乃以 本身未盡 之禍未累 後人縱不 自爲謀亦 計乎子孫 子有穀詩 孫及之自 當努力自 悟勿力生 前慎勿鳴 將死哀至 徒以幹蠱 蓋燕爲之 謀燕翼之 良策也

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暴貧日不給餐兩肱瘦垂革如囊人又呼募莊僧謂其  
挂袋也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遂至凍餓以死汝當惜福力  
行以蓋父愆商恪遵治命誠樸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  
貧假以貲使學負販輒虧其母愧無以償請爲傭翁不肯商瞿然不自安盡貨  
其田宅往酬翁翁詰得情益憐之強爲贖還舊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賈商辭  
曰十數金尙不能償奈何結來世驢馬債耶翁乃招他賈與偕數月而返僅能  
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貲盈輦歸至江遭颶舟幾覆物半喪失歸計  
所有略可償主遂語賈曰天之所貧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稽簿付賈奉  
身而退翁再強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歎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享何遂  
落魄如此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運數敬詣之巫老嫗也寓室精潔中設  
神座香氣常熏商入朝拜訖便索貲商授百錢巫盡內木筒中執跪座下搖響  
如祈籤狀已而起傾錢入手而後於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爲否幕爲亨數  
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盡幕矣遂問庚甲幾何答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官  
人現行者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  
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

如其數以  
償之踰年  
之外毫釐  
不寄於商  
則寄之則  
府於守財  
爲人守財  
對鄰人語  
乃從閱歷  
得來非假  
僱傭者比

商屈指曰再三十年齒已老耄行就木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五年回潤略可營謀。然僅免寒餓耳。五十八之年當有巨金自來。不須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也。別巫而返。疑信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時。方東作。病痞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穀。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饑。得以無餒。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費。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賈。商不肯。迨五十七歲。偶葺牆垣。掘地得鐵釜。揭之。白氣如絮。懼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鏹滿甕。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術小舛。鄰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居無何。宰遷南昌。同知踰歲。商以懋遷至南昌。則宰已死。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如干。篋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器有滲漏。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錠。徧探皆然。兌之。適得前掘鏹之數。商由此暴富。益贍貧窮。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卽所以遺子孫也。不惟能格遵治命且可垂爲治家格言鄰人赤貧。至爲丐。欲有所求。而心自愧。聞商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適至。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於汝何尤。

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後商壽八十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王侯不免况庶人乎生暴天物死無飯含可哀矣哉幸而鳥死鳴哀子能幹蠱窮敗七十年卒以中興不然父孽累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不止矣何物老巫遂宣天之秘嗚呼怪哉

此特以警天下之為人父者耳若就為人子者而言如有福力來則當曰此先人積善之所遺也我何德焉如其禍未已則當曰此我自作孽之所致也先人何與焉

狼籍見卷一 盡皮

治命見卷十 長亭

颶見卷六 羅刹海市

落魄見卷一 嬌娜落拓注

盤錯後漢虞翻傳不遇一

就木見卷三 魯

女權子母見卷二 任秀

賈禍見卷九 冤獄

懋遷見卷九 劉夫人

飯含見卷十三 古瓶含歛注

幹蠱易蠱父之一

姚安

姚安臨洮人美丰標同里宮姓有女子字綠娥艷而知書擇偶不嫁每語人曰

門族風采必如姚某始字之姚聞給妻窺井擠墮之

以給作孽即以給致報且一給再給愈給愈奇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遂娶綠娥雅甚親愛然以其美也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甯則以

兩肘支袍覆翼以出入輿封誌已是活鬼而後馳隨其後越宿促與俱歸女心不能

善忿曰若有桑中約豈瑣瑣所能止耶姚以故他往則扁女室中女益厭之俟

故鬼報之美之  
以給其美之  
自破其產  
而新鬼又  
矣就其疑  
復給之使  
而日見狎  
之淫狀夜  
聞淫溺之  
聲而刻不  
可忍恚不  
而君入甕  
矣請君入甕

其去故以他鑰置門外以疑之。女亦是活見鬼姚見大怒問所自來女憤言不知姚愈疑

伺察彌嚴一月自外至潛聽久之乃開鎖啟扉惟恐其響悄然掩入見一男子

貂冠臥牀上忿怒取刀奔入力斬之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面上大駭頓

足自悔宮翁忿質官官收姚褫衿苦械姚破產以巨金賂上下得不死由此精

神迷惘若有所失。二鬼偕來視其魄矣適獨坐見女與髯丈夫狎褻榻上。人無靈焉妖不自作惡之操刀

而往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以刀擊榻席褥斷裂憤然執刀近榻以伺之見

女立面前視之而笑。彭生來見遽砍之立斷其首既坐女不移處而笑如故夜間滅

燭則聞淫溺之聲褻不可言日日如是不復可忍於是鬻其田宅將卜居他所

至夜偷兒穴壁入劫金而去自此貧無立錐忿恚而死里人藁葬之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忍乎哉人止知新鬼爲厲而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

嗚呼截指而適其履不亡何待

殺妻圖娶爲其美也乃卽以其美而疑之支袍覆翼而後出入輿封誌而後

行跬步弗離行監坐守豈人爲哉鬼憑之矣貂冠覆面斬之於親愛之中鬼

卽以其給之之術而轉給之亦巧矣夫

桑中約

見卷二陳雲棲

扁嬌娜

見卷一貧無立錐

見卷四龍飛相公

藁葬

見卷四新鬼故鬼

見卷二截指



采薇翁

胸中武庫  
不謂果有  
形有即  
耶真耶  
耶真有  
能如小  
老萬甲  
數耶然  
否紀律  
貴紀律  
言實行  
之要道  
將驕卒  
誅之補  
糾察所  
及亦足  
矣信青  
而誅之  
乃自壞  
長城乎

明鼎革干戈蠶起於陵劉芝生聚衆數萬將南渡忽一肥男子詣柵門敝衣露腹請見兵主劉延入與語大悅之問其姓字自號采薇翁劉留參帷幄贈以刀翁言我自有利兵無須矛戟問兵所在翁乃捋衣露腹臍大可容雞子忍氣鼓之忽臍中塞膚啞然突出劍跣握而抽之白刃如霜劉大驚問止此乎笑指腹曰此武庫也何所不有命取弓矢又如前狀出雕弓一畧一閉息則一矢飛墮其出不窮已而劍插臍中既都不見劉神之與同寢處敬禮甚備時營中號令雖嚴而烏合之羣時出剽掠翁曰兵貴紀律今統數萬之衆而不能鎮懾人心此敗亡之道也劉喜之於是糾察卒伍有掠取婦女財物者梟以示衆軍中稍肅而終不能絕翁不時乘馬出遨遊部伍之間而軍中悍將驕卒輒首自墮地不知其何因因共疑翁前進嚴飭之策兵士已畏惡之至此益相憾怨諸部領譖於劉曰采薇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聞以智不聞以術浮雲白雀之徒終致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自失其首人情洵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謀俟其寢誅之使覘翁翁坦腹方臥息如雷衆大喜以兵遶舍兩人持



竊愛書立 命脫械何 等明決斷 有識先不 不疑殺生 肯吳然將 固已至人 得離果而 甘心果何 所見掩卷 然而思之 展卷而思 先讀乃歎 因吳爲人 所共信而 爲爲之扇 以託禍成 之矣然吳 奸所所以 被械者而 未始非平 日也達之 挑破疑竇 明白了然 至避雨卒 郭亦倉卒

脫其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却耶抑將得讎人而甘

心耶衆疑先生私吳即莫敢言先生標硃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罔知

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自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

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既作

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

何詭托王晟秀審視云詩真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

秀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至詞之一如見秀狀佐言此益都鐵

商張成索某書者王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至是乃曰盜在此可見前拘秀佐猶是赫之使直言耳執成

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託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偽爲

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

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既覺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

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裏邊

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公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

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

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箆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

詩藏 一一 一一 中書局版

耳見題壁  
詩而以此  
得真盜雪  
冤獄神哉

請問諸狼  
言似妄誕  
先釋其縛  
而卒昭雪

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以上猶自細心而得至聞者歎服

異史氏曰天下事入之深者當其無有有之用詩詞歌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者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素封

見卷一  
種梨

資斧

見卷一  
勞

鳩

見卷四  
葛巾

周元亮先生

名亮工號樸園河南祥符籍

甘心

見卷五  
續黃梁

孫陽

楚詞驥蹄蹄於歇  
贊兮遇一十而得

九冤

爰書

前漢張湯傳湯劾鼠掠治傳

一注傳謂傳逮若

今之追奏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

甘心

見卷五

孫陽

楚詞驥蹄蹄於歇

贊兮遇一十而得

代注一伯  
樂姓名也

###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夜行術歸道遇一狼吐裹物退蹲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略曳袍服即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及至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甯泰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爲甯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冤極不能自伸唯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既暮

子野曰狼  
必盡然未

不至三人遂返。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爲我昭雪。回去撈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隸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嗥兩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隸大窘。狼競前。嚙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銜敝履。委路間。未以爲異。過之。狼又銜履奔前途。而置之。官命收履。狼乃去。旣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新者。被一狼追逐。銜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甯者。卽新鞠之。果然。蓋新殺甯。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搜括。被狼啣去也。

昔一收生嫗。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雌狼方媿不下。嫗爲之用力。旣產。始放之歸。明日。銜麕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世之目惡人者。必曰狼狼固無不惡於人也。若此狼也者。啣金聘醫。則禮解其侵陵。則忠圍隸。嚙索則義啣履。雪冤則智且勇而仁在焉。匪特新也。人之不愧此狼者。與有幾。

瘍醫

周禮天官一注瘍創癰也

昭雪

見卷二珠兒

媿

見卷四晚霞

雷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炤會安氏葬道經雹神李左車之祠暫入游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內一魚斜尾唼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旁急止勿擊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擊之既而斥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簌簌雹落大如綿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雹也問之前行者亦然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也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關聖祠適有稗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雙籠趨祠中拔架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神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雹神靈蹟最著往往託生人以爲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士者流也卽司雹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孝友敦篤  
不復言  
其德也  
真爛漫  
較錙銖  
量也掘  
得金亦  
道之可  
耳吾不  
於月生  
果得窖  
而奇於  
神之治  
命如翁

唐太史濟武見卷十四泥鬼李左車見卷十三覆神唛見卷十三王六郎太史弟涼武

李八缸

執紼見卷八花姑子

太學李月生斥宇翁之次公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兄八之弟二之月生不能無缺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鏹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覷無人卽牀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尙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卽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爲人孝友敦篤卽亦不敢復言猶冀父復瘥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葬之謀弗與計較而月生天真爛漫不較錙銖又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良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爲活業亦消滅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買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小阜而徐剛烈日凌藉之至不敢與朋友通弔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窖鏹今其可

矣問何在曰明日昇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積想也次日發土葺壙掘得巨金始悟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杵臼交其為人樸誠無偽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每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况蓋有不可名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為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識也抑何其神哉

**舛望** 史記荆燕世家獨此尚一一注舛 缺也一一謂不滿所望而怨也 **彌留** 見卷二 蓮香 **桓孟孟之德** 列女傳漢鮑宣娶桓少君裝送甚厚宣不悅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

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治具** 見卷一 陸判 **魚肉** 見卷六 小二 **杵臼交** 見卷一 王成 **治命** 見卷十 長亭

**識** 見卷五 香玉

### 老龍船戶

朱公徽蔭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尚欲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遂竟置而不問公蒞任稽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公駭異慘怛籌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潔誠熏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齋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搢笏而入問何官答云城隍劉

有念切斯民病瘼在抱者勿徒羨公之遐通歡騰



異慘但驚  
思廢寢乃  
有得耳  
思神之思  
鬼神通之  
願天下長  
人民者咸  
信斯言

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爲船，壁上門爲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粵。公早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寇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沉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於水，冤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懽騰，謠頌成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沉尸，慘冤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少疴癢，則粵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效靈，覆盆俱照，何其異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疴癢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徒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則極，而何能與鬼神通哉！

問剖腹沉尸之冤，參前此城隍豈遂未之聞耶？何以必待朱公之潔誠致檄，而始告也？曰：城隍久不得其人而告之耳，非有待於朱公鄉使於疴癢不相關之有司，而早以告公之言告之，亦以爲恍惚無憑耳。鬼神雖靈，能起憤憤者而使之悟哉！

朱公徽蔭

名宏祚，高唐人，徙濟南順治戊子舉人，由江南盱眙縣知縣任至閩浙總督。

熏沐

見卷九神女

檄

見卷三王者城隍

見卷一昭雪考

附朱公祭城隍文

維康熙二十有七年歲次戊辰冬十月庚子朔越十有五日甲辰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鹽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謹以羊壹豕壹致祭於城隍神而告之曰夫幽明雖殊而治幽治明均爲寅代天工熙一帝載則均當無曠厥職固不得謂治明者有然而治幽者遂可聽之冥冥不可知之數也某奉天子命來撫是邦一意以澄清吏治休養生民爲孳孳籌畫庶務披覽案牘心營口商目竭腕脫晝不敢以時食夜不敢以時寢中宵皇皇或起或臥務思所上不負國下不負民其黽勉莫敢告勞如此而一自下車已六閱月雖不敢謂屬吏之盡洗心小民之盡被澤而由是而之焉亦庶乎有其幾矣乃往往讞鞠盜案實繁有徒而自省至惠潮一路舟人劫財殺命者尤爲慘異如朱肇運案一主僕兩命吳學伊一案主僕三命謝俊卿一案男女五命至據轅門巡捕典史周頌稟稱浙人之往惠潮身死無蹤者百有餘人皆係明明攬載而去去竟不知所之不識主名不見蹤跡爲沉爲殺了無可據屠劫慘毒從來所無而今謝俊卿者尤爲可憐既失其妻又

失其姪又失其妻之兄。又失其表親一家而數命隕。一身而數命將向之索也。此其冤苦爲何如者。此皆某未蒞任以前事。比有司以謝俊卿一案爲莫可追結。請緩余嚴詞之務。求其事之必白。聞邇來謝俊卿以無可如何。目焚詞泣。訴於神之廟中。神或者哀而憐之。故今特有以誘啓於某之衷。歟。此等事者。人所不知。而神自知之。彰善癉惡。神有其權。境內而有此凶惡。神固宜大奮威嚴。或未事而早爲驅除。或既事而蚤令發露。亦何待呼籲者之鳴鐘伐鼓。久之而始有其感通乎。則小民惟神是依。神惟地方是庇。之謂何矣。然及是時而報之靈響。猶未晚耳。諒神既有以啓某之衷。自必陰驅默相。俾且晚獲賊。以除地方大害。無俟言者。獨念某與神同泄茲土。而不一相報謁。惟是慢神褻民之爲懼也。且職掌之未明。情愆之未白。亦無以表幽明相通之故。爲是齋潔而來。顯告於神。當今 聖天子在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矧神社稷是司。尤當式序。是時厥後。理明者某也。理幽者神也。某奉職無狀。神得而察之。神靈爽無憑。某得而責之。某所當盡。昭然在人耳目。無庸悉數。若神之職。風雨以時。年歲以登。瘴癘以除。災沴以滅。毒蟲猛獸。以驅。旱乾水澇。以免。至於盜賊無良之徒。以消以遏。以誅以殛。之數者。神固不得而諉焉者也。

臣曠職則屏斥神曠職則變置某與神亦惟兢兢求免此而已苟不然者歲時伏臘博碩肥腍而坎鼓蹲舞以相侑者神其能久享於此土乎惟神聰明正直諒不以余言爲驚勉思厥職無作神羞

附各省士民公啓

巡撫廣東朱大人於丁卯冬仲 朝廷特簡撫粵正 聖天子任賢擇能之重名臣矢志報國之時戊辰夏孟甫蒞是邦惟一片冰心滿腔浩氣下車半載而全省利弊盡行興除闔屬無不奉公潔己士庶謳歌隣封誦德矣乃公特慮粵東江濱海港爲害最深舡賊以駕船渡載爲名肆行謀劫或燒悶香或下蒙汗藥滿船客商眼睜不能言手軟不得動被賊勒其咽喉縛其手足剝腸納石沉尸於水卽闔船多人無一脫者貴財行李盡被捲掠蹤跡詭秘人不得知亦無從查察傷哉無辜而罹此禍至父不見子妻不見夫慘不勝言卽告發亦無影響物色公閱案卷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晝夜籌策乃焚香告 天於十月望日誠心齋潔復移牒城隍神鑒公忠誠隨示夢於公始知凶惡者卽老龍船戶也臬司沈公捐貲懸賞多方購兵共獲兇黨五十餘名俱不刑自認其非公視民如傷之心所以感格至此乎於是使不伸之寃得

伸不白之案皆白矣。昔西門沈女巫周公斬白額韓公祭鱷魚包公坐夜臺皆不過除一方之害。伸數命之冤而已。而兆民戴德至今。聲施不朽。矧我公之格神明。除羣兇。雪以前千百之冤。活後來無窮之命。而惠及各省者哉。衆等戴德靡涯。無可言報。卽建祠勒碑。亦不足酬萬一。惟望各省名公先生。見者聞者。或詩詞歌賦。或贊跋序文。表揚盛德。統祈投付浙紹會館。俾衆等發之棗梨。劖劘成帙。傳播京外。洵當代之異政。萬古之異聞也。謹啓。

附感恩子民姓氏

浙江 謝咨益 謝適 丁天寵 戴清 婁德望 章晉錫

章本 沈崧 顧一涓 陳德輝 朱肇運 王瓚

桂之永 車茂春 謝俊卿 陳俊甫

江 南 馬三畏 孫啓先 張永齡 徐繼禮

山 東 張文昇 權度 王得貴 周復初

直 隸 孫文錦 蔡之秀 王開泰 趙卓雲

湖 廣 宿振 余國棟 王士 劉貴

福建 徐屏翰 陳忠 楊家錫 李榮

南河張世德 趙璧 陳忠 楊天祥 錢釗

山李逢春 周全 王瑜 李勝

西江熊清華 許翊 王士臣 文璋

西陝王文宣 喬岳 胡應試 馬騏良

廣西金良臣 錢萬選 周傑 馬玉

雲南劉漢裔 胡日璉 周良玉 王昌

貴州錢大化 羅章 孫龍 顏玉

四川李世傑 熊勳 張全 楊國寶

廣東倫起元 吳學伊 羅通 梁惠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為諸生時有吏突至自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閥含糊對之束帛緘贊儀禮優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迺運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絕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疑悶館中有二僮為之給役

以生人可知  
鬼師非有  
冥王天下  
取於人心  
第一術也  
品行乃無  
先生為術  
先師矣為  
師矣為人

文字不可  
不慎施於  
人且不可  
况喪於神  
乎夫何神  
罪於何之  
僕何有罪  
狂生猶有  
人心當於  
冥司力爭  
曰刀鋸鼎  
鑊我身當

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答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又屢求之僮乃  
諾導之一處聞拷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  
中事大駭方將却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為先生  
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重鞭笞訖乃召先生入曰  
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  
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  
御一切買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壈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韓元少先生

名葵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會狀官至禮部尚書

刺見卷一

劍樹刀山見西遊記

青衣見卷一

周生

周生者時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出夫人徐有參禮碧霞元君願以道賒遠將  
遣僕齋儀代往使周為祝文周作駢詞歷敘平生頗涉狎諠中有云栽洛陽滿  
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也諸如此類甚  
多脫稿示同幕凌生凌以為褻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居無何周生卒於署既  
而僕亦死又未幾徐夫人產後病亦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  
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褻詞致干

之不知情  
者不科罪  
也

獻瓜事得  
諸小說不  
謂果有劉  
大哥而且  
一靈至此

神怒遽天天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之不免也醒以告凌  
凌夢亦同因述其文周子方知之爲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灑灑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姪嫚之詞何敢以告神明  
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乃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

與俗中之刑律猶分首從者反多憤憤哉冤已

碧霞元君

宋神宗封泰山女爲一——顧盧人山東考古錄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  
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遺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爲泰山

花

羣芳譜——  
一爲天下冠

斷袖

見卷五  
黃九郎

餘桃

見卷五  
黃九郎

檄

見卷二  
嬰寧

天年

見卷一  
考城隍

洛陽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卽以杓掬漿祝奠之既盡數  
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閒步廡下見內塑劉全獻瓜像被鳥雀遺糞糊蔽  
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汚因以瓜甲爲除去之後數年病臥被二卓攝  
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爲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  
翁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卽責二卓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卓啾啾遜謝



藥馬死尚  
且訟之冥  
官今之誤  
藥而之死  
何以忍死  
而不庸醫  
使彼庸醫  
常在世上  
殺人耶所  
然豈其所  
殺者皆天  
年適盡者

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爲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略道數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返。遂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跪，一馬亦跪。官問侯，馬言被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瘟症，某以瘟方治之，既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所干涉？」馬作人語，兩相苦官命。稽籍籍註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天年適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二卓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遂蒙覆蔽，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銜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卽劉全，囊蒙雀糞之污，悶不可耐，君手爲滌除，是以耿耿。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卽別矣。」侯始豁悟，乃歸。既至家，歎留二卓，卓並不敢飲其杯水。侯蘇，蓋死已踰兩日夜矣。自此益脩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酌劉全。後年至八旬，尙強健，能乘馬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遠行，拱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句牒出矣。句役欲相招，我禁使勿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

入棺遂歿

劉全獻瓜

啫啫

見卷四  
葛巾

天年

見卷一  
考城隍

識荆

見卷十  
五閭王

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有農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卽亦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詰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方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鄉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崇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投狀。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叩道側。既起。其人已渺。驚歎而歸。遵其教。父母果皆愈。以傳鄰村。無不驗者。

授此術而病果已固矣然猶謂其術不虛也何不告嶽帝使數州縣之邪疫皆祛且免沿途索賂者之俸進隱而爲城隍土輸之乎樂輸之名前事可鑑

異史氏曰。沿途崇人而往。以求不作邪崇之用。此與策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

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朴。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祲。催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逮十數人。卽當道中間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敲比之名。亦可嘆而可笑也。

孤石大夫

章邱縣志東陵山下大石高丈餘有神異不時化爲人行醫邑中嘉靖初嘗化一男子假星命自號石大夫至陝西渭南時前令劉公鳳池尚諸生見其干支卽下拜曰我父母也異日

登第必令吾章邱劉愕然後果登進士謁選得章邱蹟其人父老皆不知夜石見夢曰我非人東陵山下亭亭大石卽我也公因往祭其處爲立廟邑人有疾多往祈禱輒託之夢寐爲人醫無不立愈○按此第云石

大夫未嘗云

一也未知是否

鄉貫

見卷七

崇

見卷一

城隍

見卷一

應不求聞達之科

趙璘因語錄唐有德音搜訪不

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生奔馳

唐太史

見卷十

四泥鬼

###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頗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谿姑益恚反相誣諸官官問奸夫姓名媪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誰何鞫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媪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辯謂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誣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遂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

此等吏才  
委實可愛

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畧訊一過寄監訖便使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畧訊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求甚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爲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趨趨恐邂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媪婦並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卽立斃之媪惟以小石擊臀腿而已又命用刀媪猶逡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媪嚴梏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勃谿

莊子外物室無空虛則婦姑一一注一一謂怒爭也

不相能

見卷三會友于

孫進士柳下

名宗元號長卿蒲州人順治乙酉舉人乙未進士授臨晉知縣

臨開封府南河同知調灤州知州陞思恩府同知

臨晉

屬山西蒲州府

新鄭獄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兩。携資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資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寃。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皁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卽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卽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暗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甯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桔槔。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貲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實心爲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爲諸生時。每一藝出。得者秘以爲寶。觀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諫於河朔。誰謂文章僅華國之具哉。



在網中者  
狐也何物  
上者何物  
乎不致碎  
死以之  
自詡者之  
勝耳

扶上已死移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為浙界離其家止四百餘里矣告之主  
人贈以貲而遣之嘗告人曰雖得兩死然非狐不能歸也然非膽力自詡  
不能得兩死也

圈按一虎限也見史記封禪書又陸啓  
宏客燕雜說西苑之北有虎豹

###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  
撐拒某縊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  
天忽雨雷電遶其家霹靂大作龍下攫某首而去未幾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  
手捉人頭審之則豪某也官知鞠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  
然也奇哉

每見有無頭冤獄有司僅以緝兇了事者恨其不能為博興女之自捉人頭  
也然必如博興女而冤乃得雪將焉用此有司

及笄見卷一  
青風霹靂見卷一  
嬌娜

###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徇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贓罪上官輒庇之此等陋  
規誰始  
作備其故可知矣  
以賊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

不不肯捐俸  
祿代人償  
枉法贓人  
堂正贓人  
官其將奈  
何大抵肯  
代人攤贓  
者未必捐  
自俸祿也  
更有取枉  
法贓之官  
不肯抵死  
而亦代項  
攤賠人死  
者又虧另  
爲一員官  
也其塵飯  
猶昔而老  
壽加人之  
是怒而杖  
之亦戾矣  
想亦照枉  
之法律擬  
其罪未計  
耳而甫起  
人未起人

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參處不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捐朝  
廷之祿代人償枉法贓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  
自無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穆情懷者狐附之輒慷慨與  
人談論音響在座上但不睹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請  
問郡中官共幾員應聲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  
實可稱爲官者吳同知一人而已

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木強號之檄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  
輿之類需索煩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卽一羊也  
一豕也請殺之以犒騶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蒞  
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甑  
猶昔何老諄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責公子覆母身號泣  
乞代每見有夫人公子隨赴任所內外關串關說營私以此推之夫人公子亦應杖者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怒卽偕公子命駕  
歸矢曰渠卽死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果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項令  
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躁怒之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牀

第事更奇於鬼神矣



貪墨

見卷十 席方平

木強

前漢周勃傳勃為人一一不和柔貌 敦厚注一一

塵甑

後漢范冉傳冉字史雲相帝時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適身逃命於梁沛

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有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按冉一作丹

老諄不念子孫

漢書疏廣傳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者說買田宅廣曰吾豈一

裁願自有舊田廬今復

強項令

見卷十 席方平

牀笱

見卷二 俠女

### 花神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履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廠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鈎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欲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為地因啓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鬲之愚妃喜即殿上

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殿上賜筆札止得之花神止得之夢寐若自譽之實自嘲也磨墨濡毫。又一垂髻人。折紙爲

範。置腕下。畧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

脫稿。爭持去。啓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事。宛

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爲懷。濟惡以才。絕

殊偃草。射人於暗。深類含沙。昔虞帝樂其薰融。富貴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

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散而思猛士。茂陵

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顧盼自雄。因而披猖無忌。怒號萬竅。饗碎玉於深宮。

湖海中宵。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叢裏。假虎之威。時於灑瀕堆中。助江之浪

且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拳帷拂簟。儼同入幕

之賓。排闥升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

留裙。幾掠蹁躑而去。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爲花

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纔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輕落茱萸

之帽。篷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箏聲杳乎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

明空之詔。特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

叫雨呼雲。捲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石皆作燕

吼奔而至。互竟分爲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  
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牽瑤臺之翠帳。于意云何。至於海鳥而靈。  
尚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願喚石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  
高士御以行者。何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之逆氣。漫云河伯。  
爲尊。姊妹俱受其摧殘。彙族悉爲其蹂躪。紛紅駭綠。掩苒何窮。擘柳鳴條。蕭騷  
無際。雨零金谷。綴爲藉客之裊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卸而  
翻飛。朱榭雕欄。雜珮紛其零落。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覓殘紅於西東。五更  
非錯。幽閒江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  
有難乎爲情之怨。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逞無端之踔厲。發  
蒙振落。動不已之攔珊。傷哉綠樹。猶存歎歎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旛不豎。娟娟  
者隕涕。誰憐墮溷沾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瘁。免荼毒以何年。怨羅裳之易  
開。罵空風於子夜。訟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  
屬同氣。羣與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公復奪  
愛之讎。請與蝶友蜂交。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旗。用  
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燄。洗千年粉黛。

之冤殲爾豪強消萬古風流之恨

一部大文將畢矣先生訓世之心擄懷之筆嬉笑怒罵彰瘴激揚本經濟以爲文假鬼神以設教以生事而知死事以人心而見佛心寫情緣於花木無非美人香草之思證因果於鬼狐猶是鴛被燕巢之意合歡者固以膠投漆棄捐者亦努力加餐此其命意之卓然固非操觚于率爾也若乃情關久錮慾海將沈亦見生生死死之中渡來仙筏終以色色空空之界喚出迷津招來入宅巨狼匿彼畫皮厲鬼迷淪者房幃亦成陷阱解脫者臥榻卽是蒲團又有儂薄性成疎狂習慣施之愚柔則喪德加諸險惡則戕生那能室有仙人叩九閭而昭雪或且口稱才子對穉女而含羞以彼噬臍爲吾借鑑至若狼貪而毒虎猛而苛不强項而强梁不虛心而虛肚西江水難湔齷齪之腸六月霜易上媵嬰之臉脂膏皮骨慘小民終歲空虛犬馬蛇蟲儘縉紳三生受用厥有報國良臣承家孝子友兄悌弟貞婦義夫以逮俠客劍仙良農善賈皆綱常之所託世教之所關憐茲弱植不任摧殘賴有神明時加保護勿任含沙射影勿任助浪興波勿任萬竅怒號勿任中宵澎湃勿任播來濁土遮彼蒼天勿任呼出浮雲蔽斯白日庶幾哉破浪者無虞披襟者共快無覆

兩翻雲之患無紛紅駭綠之灾長春慶洽椿萱大破歡凝花萼第願芝蘭之  
竟秀不憂蒲柳之無能此志異之所以以考城隍始以討封氏終也勸懲之  
大義彰矣文章之能事畢矣

畢刺史

名際有見卷二祝翁

分庭抗禮

見卷十

封家婢子

見後朱旆不豎句注

背城借一

左傳成二年欲收拾餘燼

注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

檄王者

筆札

見卷一

強半

見卷二

含沙

見卷十四脂鬼賦注

解慍

帝王世紀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

今可以一吾民之一

稱雄

宋玉風賦發明耳目使人

沛上英雄

通鑑秦二世元年楚人劉邦起兵自立為沛公

雲散而思猛士

前漢高帝紀十二年上還沛留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

得猛士兮守四方

茂陵天子

前漢武帝紀建元二年初置

秋高而念佳人

漢武帝秋風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

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怒號萬竅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呬

湖泮中宵

歐陽修秋聲賦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

響碎玉於深宮

元

遺事唐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卽知有風號曰占風鐸

賦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假虎之威

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注虎陽獸與風同類

灑瀆堆

寰宇記

文在蜀江中心瞿塘峽口

發

高閣之清商

古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簷鐵

雜志漢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思其響夜不能寐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

間效之不敢用以龍竹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入幕之賓

晉鄧超傳極溫辟超爲府椽謝安王坦之詣溫溫令

排闥

見

二巧

翻書之客

掌上留裙

飛燕外傳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后

因月成關

關

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裙久之風霧后泣曰使我仙去不得帝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關他日宮姝幸者或襲裙百縷號曰留仙裙

因月成關

關

關

關

關

關

關

月暈也老蘇為花寄信荆楚歲時記小寒梅花水仙為信大寒瑞香蘭山礬為信立春迎春櫻桃望

文月暈而風為花寄信春為信雨水菜杏李為信鶯鷓桃棗棠薔薇為信春分海棠木蘭為信清明桐

信此所謂二十四番花信風也吹薜荔之衣離騷貫薜荔之落蕊注薜山麻荔香草○孟浩然詩山風拂羅衣注羅女羅即薜荔衣也

之帽見卷七羊角見卷十三王六郎又晉熙寧九年恩州武箏聲原以竹為絃吹之有聲如箏然故

曰風不奉明空之詔特速花開事物紀原唐武后冬月將遊後苑數詩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

遂貶洛陽○按全唐詩話則天皇后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

乃遣使宣詔云明朝遊上苑云云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羣臣咸服其異后託術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

也大凡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等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韓詩外傳楚莊王賜羣臣酒酒

為之耳○明空合成聖字武后諱也捲破杜陵之屋雜錄少陵原在長安

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后所絕纓者為誰

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師有曰即今所謂小陵也去杜陵十八里他書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稱

杜陵老○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雨不動安如山○按時安

祿山作亂中外震動子美蓋馮夷擊鼓馮夷見卷四五通河伯注又曹植洛神賦一一一女媧清

借此以喻亂極思治之意耳

二人名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少女吹笙管絃別傳輅遇清河太守時天大旱輅曰樹上已有一一一石皆作燕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又水經注石燕飛瓦竟分鴛魏志文帝問周宣王曰吾夢殿屋內瓦墜

其石或大或小及其雷風則石燕羣飛

本草海穉生江中者名曰一一一狀如海豚而小出沒水上舟助馬當之輕帆九江記馬當山高八

人候之占風劉禹錫詩石燕拂雲晴亦雨一一一吹浪夜還風

彭澤縣北其山橫枕大江山象馬形迴風急擊波浪湧拂舟船上下多懷憂恐山際立牽瑤臺之翠

馬當山廟以祠之唐王勃阻風泊舟其下遇一叟助以順風一夕至洪都作滕王閣序

帳沈約擬風賦時捲瑤臺翠帳乍動海鳥而靈尚依魯門以避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鳥行人無恙世說顧長康作殷荆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願

獸恒知避災是歲也海多大風

真破家而出——願喚石郎以歸江湖絕開石尤風者石氏女嫁為尤郎婦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

安穩布飄——願喚石郎以歸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

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為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

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近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有人與之風果止後有

人云乃密書我為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乘而破者萬里南史宗慤傳慤年少叔父問其

何人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礮車魏志曹操發石車擊袁紹軍中呼夜郎自大前漢西南邑夜郎

減入朝上以為——王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星名孟暹詩人家敲鏡救河伯為尊郎時依南粵南粵

我大及夜郎亦然各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不得光陰却屬貪狼星金谷晉石崇園見藉客之裋開元遺事學士許璠與客宴花園未嘗具帳設坐使童僕聚落花

林魏志——園舊名芳林齊王芳即位改名——沾泥之絮參寥贈妓詩禪心已作——減春光王建宮詞樹頭

於旦夕萬點正飄杜甫詩一片花飛減却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王建宮詞樹頭

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春風飄萬點正愁人珠勒徒嘶芳草無可奈何

貪結子錯教人怨五更風杜甫詩關風伏雨秋紛紛朱旆不豎博異記天寶中處士崔元微獨處

晏殊詩——花著欄珊注——之風流伏之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暫借此歇可乎元微許之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

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元微命坐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坐未定門外報封家

姨來也元微出見封氏言詞冷洽有林下風氣揖入坐命酒十八姨持盞汚醋醋衣裳醋醋怒拂衣而起十

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女西入苑中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醋醋怒曰何

用更去封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問何事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

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每歲歲且與作一朱旆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處士

許之依其言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怨羅裳之易開罵空風於子

微乃悟諸女皆花之精也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夜晉子夜歌羅裳易飄颻小開罵春風唐書禮樂

志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曲訟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齊有

花神

中書局藏版

認風伯文○天  
見卷四齊天大聖

**蛾眉之陣**

**草木之兵**

晉書符堅載記堅以輕騎兼道赴壽春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軍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

八公山上皆類  
人形曰此亦勁敵也

**蒲柳**

世說顧悅與晉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之對曰一一之姿望秋先墮松柏之質隆冬更茂

**教戰昆明**

前漢武帝紀發講吏穿昆明池

注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西京雜記武帝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置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旛羽旌葆蓋召均厓

**觀兵上苑**

左思吳都賦數軍實乎桂林之苑

**東籬處士**

晉陶淵明號

**大樹將軍**

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

屏樹下軍中號

曰一一一一

聊齋志異評註圖詠卷十六終